

## 学林

◀ (上接11版)

而许多此类研究又属于起始阶段,这样也不免增加了研究视角‘细化’的权重。”(见《北京日报》2012年9月10日,第19版)此话诚然。面对这些研究材料,要既能有所关涉史事的全面陈述与把握,同时亦要有对史事细节的钩沈与精审考订,要能大中不遗其小,小中以见其大。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大道》所收,一百〇三件之中,不少为历史关键时刻之重要文献,历史价值及研究意义均不可估量。如黄兴致何成浚此三函,正是黄兴生前最后这段时光,内中既有对政局的剖析、忧心、判断,也有对国家前途的展望、建议,兼亦谈及自身近况,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诸多可讨论、可研究的问题,对于后世了解和研究黄兴其人及此一时代民初政治,均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功用。如其中“对于实业经营上亦有不利”句,可看出黄兴此时思想的细微变化及系心所在。以此对勘何氏后来《八十回忆》中所说的:“孙中山、黄克强初对宋案之应付意见不同。孙主用兵,克强则欲听法律解决。兵败后,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克强拒绝参加,远游美洲,其左右则另组欧事研究会,本

人亦加入。欧事研究会之部分人士与日后之政学系有关。克强与胡汉民私人亦不融洽。克强死后,中山又召集我等纷纷纳入其中革命党内。”并可据以进一步讨论孙黄关系。

此册所收,不少为20世纪著名书家手泽,对于了解及进一步研究20世纪中国书法史、文化史,亦别具价值,意义非凡。如郑孝胥为逊帝所书“蹈仁”题跋,是郑氏晚年书法成熟时期的典型面目,在结字上挺拔高耸、中维紧收,四周呈放射状,体势开张,自是受到了欧阳询、黄庭坚的一些影响,横肩外耸、折角内收的特征十分明显。横画多尖入笔,收笔重按,形成了左轻右重的习惯特征。郑氏晚年风格结合了帖的率意流利笔意和碑的挺拔开张体势,二者融为一炉,浑然天成,风格强烈。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称道郑孝胥:“可以矫正赵之谦的飘逸、陶浚宣的板滞和李瑞清的颤笔的弊端的,只有郑孝胥了。他的早年是写颜字出身的,晚年才写六朝字,他的笔力很坚挺,有一种清刚之气。”沙先生此语,可谓一语中的,郑氏书法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精神外露,气势逼人,在率意之中流淌着一股清刚之气。

再如此册所收林长民的

书法作品。过去学界及书法界对于林氏的书法讨论不多,近年坊间叠见氏之法书,多属大字,下笔洒落,品格不俗。此幅是他赠给金巩北(民国北京画坛盟主)的行书八言联,极是精工。下笔凝重,纯以中锋行笔,如火箸画灰,刚健质朴。在结字上,紧凑饱满,不容懈怠。墨色变化则一任自然,凝重中时露飞白,更显苍劲。“石”字撇画斜插,“续”字左右错落,“斯”、“长”略显奇侧,这些变化使整幅联语平添些许趣味。王僧虔《笔意赞》:“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此件或给人如是感觉。林长民殉难,徐志摩曾对林徽因说:“徐佛苏挽联,有‘冲锋陷阵哪用书生’之句,说得真是。像林先生这样的才学声望,在天津卖字也过得下去,偏给郭松龄看上了,把他请去,叫太太陪了同车,一直开到前方去送命,前后半个月,活生生的一个人剩了一堆白骨,你说可怕不可怕!可惜不可惜!”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林长民塞上惊魂》:“提到宗孟的字,也值得一说。宗孟的书法,是由晋唐人入手的,早年写的东西,真是美妙绝伦,中岁参了北碑的态势,更在雅秀之中,显出朴茂劲道的意味;所谓‘融碑入帖’,便是这个境界。康南海作《广艺舟双楫》,以评书家自命,曾和伊峻斋(立勋)说:‘你们福建书家,却只有两位……’伊峻斋以为他自己一定占了一个,那康圣人从容说:‘一个是郑苏庵(按即郑孝胥),一个是林宗孟……’民国以后沈寐叟(子培)的字,风靡一时,有人把林写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觞济的寿序来比,称做‘书家两雄’,因为沈培老的槎桠,算‘丑中之美’,林宗孟的字则为‘劲中之美’,确是一个天才书家,而他自己也风流自赏。”可见当时人即有之评。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本册所收诸品的集中出版,相信当会促进学界、思想界、文化界的新研究、新问题,也会促进学界、思想界、文化界由此批材料起,对于近现代中国的新认识。

[曹向东、杨永平编著《大道:百年名人翰墨集萃》,中华书局,即出;周景良、王贵忱、孟繁之、王大文编著《可居室藏周叔弼致周一良函(附周珏良致周一良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项目负责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学术助理)

## 美国的“大幻想”

东日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的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译本在2002年推出。该书的逻辑是,在两极或多极的世界体系下,大国无法确信其他国家的意图,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以牺牲对手的利益为代价获取权力,彼此之间展开安全竞争,以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生存前景更加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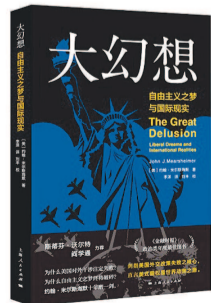
而他最近的著作《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2018)讲的是,在单极世界中,唯一的大国不必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行事,因为它的生存没有任何威胁,不必展开安全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按照自由主义霸权(一种极端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在全世界“东征西伐”,企图用武力解决和颜色革命,将更多的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以自身的形象重塑国际体系。然而,米尔斯海默认为“从一开始自由主义霸权就注定会失败,事实也是如此”。围绕着这一论断,全书从厘清自由主义的基本假定和核心概念出发,阐述了作者对人性和政治的看法,讨论了政治自由主义与一个国家国内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与国际政治是如何联系起来的。这一理论分析对于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与实践、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国际战略都是很有启示的。这里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该书作点介绍和分析。

第一,三种主义的分析框架。该书用了很大的篇幅分析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三种思潮,以及它们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当代国际政治。作者认为自由主义霸权是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但却是不可能的梦想,因为民族主义将世界划分为各种各样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文化。当发生冲突时,民族主义几乎总是占据上风。自由主义也不符合现实主义原则,因为当今国际体系的结构是无政府的,而不是等级制的。各国如果想生存下去,除了按照均势逻辑行事,别无选择。作者的论断是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几乎总是压倒自由主义,世

界很大程度上被这两种强大的主义所塑造,继而呼吁美国领导人明智地放弃自由主义霸权,基于现实主义奉行更加克制的政策,恰当地理解民族主义如何对大国形成约束。

第二,二三十年来的时代背景。1990年代初,美苏争霸的结果是世界进入单极体系,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由此开始其自由主义霸权的时代。按照米尔斯海默的分析,到2016年左右,中国和俄罗斯再次进入大国行列,国际体系又从单极转向多极,大国政治重新回归,这意味着美国不再能够无拘束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而必须按照现实主义均势的逻辑行事。

第三,美国的“大幻想”会破灭吗?毫无疑问,随着国际体系结构逐步走向多极化,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取向势必重新抬头,因为当国际体系中有其他大国时,不可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这一点美国领导人在理论上是清醒的,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大国竞争再次成为现实”,而且“大国竞争,而非恐怖主义,如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焦点”。美国有“十字军”冲动的传统,使得统治精英,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行动上都热衷于或不得不在国外推广自由主义,追求自由主义霸权,而不管这个战略和政策曾遭受一次又一次失败。在世界多极化时代,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应该是在意识形态挂帅和利益至上的两端摇摆,在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三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而未来的中美关系也势必探索并形成新的行为边界和互动模式。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  
李泽/译 刘丰/校《大幻想》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梁启超书赠张学良书法七言联